

LIE TO ME

・當代名家
經典名著・

致命的謊言

〔美〕大衛・馬丁／著



國際村文庫書店

總代理／啓現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致命的謊言／大衛·馬丁著，--初版，--臺北
市：國際村，1993 [民 82]
面：公分
譯自：Lie to me
ISBN 957-754-063-5(平裝)

874.57



82009241

致命的謊言

NT.180

[美] 大衛·馬丁／著

1993 年 12 月／初版

〈發行部〉

〈出版者〉

台北市〈文山區〉久康街 92-2 號

電話(02)2341275-6

傳真(02)2341277

〈中南部辦事處〉

電話(04)2358359

傳真(04)2386359



國際村文庫書店

發行人·陳翠霞

新聞局局版台業字 5831 號

台北市木柵路三段 85 巷 23 弄 26 號 2 F

郵政劃撥：17297530

〈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〉

ISBN 957-754-063-5

〔美〕 大衛・馬丁／著

致命的謊言

INTERNATIONAL VILLAGE BOOK STORE
國際村文庫書店

書名：LIE TO ME

國際中文版授權©大蘋果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

Copyright © 1990, David Martin.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William.

Morris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Mori
Agency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 1993, 國際村文庫書店

關於・本書

一名精神失常的男子，注視著瑪麗和喬納森的家。

那是一幢座落在華府郊區高級住宅區的豪門大戶。這對人人稱羨的夫妻過著優渥而恩愛的生活——直到那精神失常男子闖入。

他威脅他們，凌虐他們，然後說出他們的祕密，那是外人所不知的。隔天早上，瑪麗告訴警方，喬納森自殺，那是一種相當可怕的自殺方式。警方當然相信了這位心碎、美麗寡婦的話。物證也證明喬納森不可能是被人謀殺。

爲了確定起見，警方請了泰迪・凱默警官，他已對他的工作感到身心俱疲。多年來他發揮了測謊的看家本領，卻也使得他個人的生活一團糟。從沒有人能瞞騙他而脫罪。

但泰迪聽了瑪麗的陳述之後，在他的職業生涯中首次無法肯定她是否說實話！

*

大衛·馬丁懸疑而駭人的騙局於焉展開。《致命的謊言》(LIE TO ME)書中的許多謎團令讀者喘不過氣，急急想一窺那不可思議的結局。這些可怕的謎團最後由泰迪·凱默解開。

這是本驚心動魄的書，但不止於此：《致命的謊言》高明地洞悉了「謊言的本質」，人們說謊的動機，以及我們說謊或不說謊時的暗示。這本著作出自故事大師之手，他在本書中發揮了淋漓盡致的懸疑效果！

1

他

握著她的手坐在樹林裏。

現在是炎熱七月的向晚時刻，他偶爾看見他們其中一人從透著燈光的窗戶前經過。在道路對面那幢房子內的燈光熄滅之前，他要待在這樹林裏。然後，他會走到那裏去取屬於他的東西。這就是他的計畫。他已開車橫越了整個美國，從加州到維吉尼亞華盛頓特區的郊外，抵達這幢他正從樹林裏注視的房子。他握著一名十五歲女孩的手，昨天在馬里蘭州他讓她搭便車。

在這大熱天裏，周圍有許多煩人的小蟲，雖然他覺得等待是件難熬的事，他還是忍耐著。他握著女孩的手，輕聲地說：「值得等待。」然後顯出一副欲哭無淚的表情。

也許再等幾個小時吧！他很意外她此刻走到屋外，快速地走動著。她一身白衣裳在夜色中閃閃發亮，儘管她是個十足的女人，舉止仍像個小女孩，穿著高跟鞋跳躍般地行走著。他坐在與她家相隔一條道路的樹林裏，仍可聽見她高跟鞋發出的聲音。她穿的白色短洋裝是用

亮面的布料作的，長度及膝，她的腿很修長而且呈古銅色。

她踏出這幢白色豪宅的雙扇式前門，通過白色廊柱，步下階梯，走上石板路。對於穿了高跟鞋的女人而言，她也許走得太快了，他正等著看她跌倒，然而她卻優雅而從容地在這月色昏暗的夏夜裏走動，她的高跟鞋鏗然作響，打破了這豪宅四周的寧靜。他覺得這樣的情景像是電影中的一幕，一切要素都正好符合。

她手裏拿的皮包正好搭配她的洋裝，一副極長的象牙白耳環在她頸部晃動。然後，在石板路和車道銜接處停下來，雙手和皮包高舉過頭，旋轉一圈。做這動作時，她的裙襬拉到了大腿上。他在道路對面的樹林裏笑著。她又旋轉一圈，手指低低垂著，像是鬥牛士屠牛前的舞姿。她做這些表演是給從屋旁車庫裏開出黑色賓士的那名男士看的。

他看不見開那輛賓士的人，因為那些墨色的車窗只能看出去而不能看見裏面。然而在樹林中等待的那個人卻知道坐在墨色車窗內開車的是誰。

她等著車門從裏面推開。她密實的紅褐色頭髮梳攏在後腦，露出長長的頸子。她戴著一件白色蕾絲的髮飾。他被她吸引住，認為在頭髮上戴白色蕾絲的髮飾很出色。

她塗的唇膏也是白色的，使她看起來像吃過雪似地，她的雙唇顯得冰冷而微腫，飽滿而泛白。在這熱天裏，道路對面那人深深被她的雙唇吸引。他即使是站在遠處，也可以看得很

清楚。當她微笑時，她的牙齒像她身上的衣物一樣白。

他滿足地點點頭。他穿著一件軍用夾克，滿身大汗，一大群煩人的小蟲子在他眼前飛舞著，但是那白衣女子所在的地方，根本不像是在七月。在這夜色裏，她穿戴著一身白，看起來美極了。他不由得捏緊那十五歲女孩子的手，使她的手關節都發出聲來，這立即引起他的注意。

當車門為她打開，那女子很快地坐進去，然後伸手關上車門，開心地笑著。他聽得見她清脆的笑聲，其中夾雜著賓士車倒退到路上，軋然而止，再加速前進的聲音。

他想像著他們兩人現在笑得很開心，想著整個出發的過程——她跑出屋子，在車道上翩然起舞，車胎尖銳的摩擦聲，車子加速前進——這一切使得他們兩人關懷地笑，樹林裏那個人想像這就是他們現在正在做的事，他們已行駛了半哩路，頭仍是靠著椅背笑著，車開得快，完全沈醉在彼此的愉悅中。

他鬆開女孩的手，站起來伸伸雙腿，走出樹林，穿過道路，走向他們的家。

他可能會被逮捕，若有居民開車經過看見他必定會報警，因為他不是這富有住宅區的一份子。這裏的道路沒有邊石，也沒有人行道，美輪美奐的房屋座落在寬敞的空地上，林地已立約禁蓋新建築物，所以此地居民繼續享受著美夢——華盛頓特區郊外六哩處的鄉間生活。

他的樣子在此會引起懷疑。蓄髮、不刮鬍子的男子，頭髮未經造型，長而雜亂，七月裏穿著一件舊的軍用夾克，他的牛仔褲髒髒的而且黑色的機車短靴上有一條粗粗的銀色拉鏈。這樣的人在這附近走動，穿越某人的前院。他不屬於這裏，這裏的居民家財萬貫，是不法之徒眼中的肥羊。他們若看見他，立刻會報警。

他卻是毫不慌亂地緩緩走向車庫試著開門。門鎖著，再繞到屋子後面，那裏有高大的樹籬和茂密的樹木圍在屋子四周。可避免別人看見他在檢查不同的門窗，雖然全部都鎖住。

他在即將暗去的夜色中駐足片刻，望著屋後占地約一英畝的花園和石牆。他想，她是對的。指揮這計畫的那個女人說得沒錯，喬納森·蓋頓已經很富有了。

他彎下腰，從靴子裏取出一把大型、閃閃發亮的帶鞘長刀，用來撬開地下室的窗戶。

他在他們的地下室，站在黑暗中，聽著屋子一片沈寂聲時，才記起那副用來做家務事、清洗烤箱的黃手套。他把它們從口袋裏摸出來，暫時鬆開那女孩的手，趕緊戴上手套，心裏想著他已用手觸摸過的每樣東西，車庫的門和屋子後面所有的窗戶。但是他無意重來一次，消除他的指紋。這種不堅持到底的作風使他常常難逃法網，因此，他一生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不同的監獄中度過。

他的眼睛現在已習慣黑暗，找到了上樓的樓梯，走上去開樓上的門。

他直覺到有狗。他站在廚房，手中又握著刀子，等著那些狗，等著聽那些狗用爪子抓著地板追蹤，從四面八方靠近他，衝向廚房，用銳利的爪子向他撲來。

他知道該怎麼應付，以前有過這種經驗。他先用一隻手去抓衝向他的狗，將牠舉起，再用另一隻手割斷那隻狗的喉嚨。但是他久候未見動靜，忘了他為何蹲伏著。過了一會兒，才把刀子收進靴子裏，直起身子站起來。他在廚房四處走動，仍然握著女孩的手，他這輩子還沒見過像這樣的廚房，流理台上陳列著數十種器具，這些器具的用途他只能猜測，有一台雙門電冰箱，廚房中央有一座肉類處理台，角落還有足夠空間放一張橡木圓桌。他自幼所住過的地方，廚房都很狹窄，人只能站在中間，有一面牆放流理台，對面的牆放烤箱。使用這些東西時，雙手都無法完全伸展。這間廚房很寬敞，設備很齊全，可以在此為二十人準備三餐，可是這房子只住兩個人——喬納森和他的妻子。

在冰箱裏，他找到幾個裝東西的容器，打開後先用鼻子聞，再拿出來吃。他喝著盒裝牛奶，牛奶由他的嘴角流出而滴在他軍用夾克的肩部，那一滴滴白色液體很快就形成了污漬。他喝夠了之後，把紙盒丟在地板上，牛奶灑了一地。

他通過一扇旋轉門，來到飯廳。一張鋪上桌巾的餐桌，早餐餐具架和放盜器的櫥櫃沿著牆陳列，椅子的靠背和座位部分都加上軟墊。他數著那些椅子，總共十二把。他再數一次，

得到不同的數字。他第三次數的時候，已對椅子的數目沒有興趣，於是從另一扇門離開飯廳。

他們的客廳相當大，放了好幾組不同的傢俱。他走到其中一組，坐在沙發上，正好面對一座大型的白底藍紋大理石壁爐台，它起碼有五、六噸重。

他坐著凝視壁爐的銅質遮板時，聞到煙蒂的味道。他移身到沙發另一邊，看見桌上的水晶煙灰缸裏有四個煙蒂，煙蒂上面都有紅色的口紅印。她一定是抽完了這幾枝煙之後，才改變主意塗上霜白色的唇膏。他會注意這類的事。例如，他知道昨天搭他便車的那個十五歲女孩會抽煙。這是他接觸她的舌頭而知道的。

他拉開軍用夾克裏面那件T恤的領口，朝著他胸前被她抓傷而發熱的部位吹氣。「妳騙我！——他說，望著被他戴上黃手套的手指攪住的手。他想了一會兒，然後將她的手放入他軍用夾克的一個口袋裏。

片刻之後，他走到壁爐前，注視壁爐台上用深色木框裱起來的一排照片，照片上面是喬納森和他妻子坐在一輛造型典雅閃亮的黑色敞篷車裏；他們漫步在海灘上；露營；乘帆船；穿著特殊服裝。喬納森打扮成海盜，戴上眼罩和一切應有的配件，他妻子則裝扮成南方的村姑，頭上戴著花。在這些照片中，喬納森和他妻子都像職業模特兒一樣面露微笑，展露出他們迷人的皓齒。他通過長長的拱道，離開這客廳，走到亮著燈的走廊，兩側有十幾扇門，都

鎖著。這走廊從正門口通到一座深色橡木，有寬敞階梯的樓梯，從這樓梯可以上二樓。

他打開走廊外的一扇門，是一間浴室。他打開燈，並四處張望，從洗手台上的鏡子看見了自己的模樣。有一會兒，鏡中的人面無表情，不久他說道：「墨西哥。一咧嘴笑著，露著幾個月前在獄中打架時弄斷的上排牙齒，那些牙齒因此整個壞死，變得愈來愈黑。鏡中的微笑瞬間即逝。」

他拉開馬桶蓋來小解，注意到洗手台上有一個精美的陶碗。碗裏裝滿了色彩豔麗的水果，有如高爾夫球一般大，他伸手去拿了一個橘子，用鼻子聞。是香皂哩！

他大笑——那種極端尖銳的笑聲從他深深的喉道中乾裂而冗長的拉長出來；當他笑時，彷彿是因憂傷而啜泣，這位闖入者迅速地急抓一把綠蘋果、藍梨子、紅香蕉的香皂，品味它們而且裝入他的皮包。

他打開醫藥櫃看看，除了阿斯匹靈之外，對其他東西都不感興趣，他離開浴室前乾吞了四顆，掛鏡子的醫藥櫃打開著，馬桶蓋子沒蓋上，沒有沖水，香皂不見了！

萬一他們現在回來發現了我怎麼辦？

他顫抖著，不是出於懼怕而是刺激，在別人的屋裏走動，不知道會發現什麼，待會兒會發生什麼事。他原先的計畫是趁他們入睡後再闖進來，現在這顯然行不通了，他想到需要

新的策略才行。

走廊外的另一扇門開著，看起來像是喬納森的辦公室。牆上掛滿了裱裝的照片。照片上面是建築物、建築工地，穿西裝、戴工程帽的人，穿著公司制服站在綵帶後面的男女；穿西裝、戴工程帽的人手持銀色或金色鏟子翻土。

他停在兩個人合照的前面，那兩人對著鏡頭開懷大笑。有一人是喬納森，而另一人是美國總統。照片下面有一行工整的文字：致喬納森·蓋頓，朋友、建築師、資助人、愛國者，下一行是總統的簽名。當這名闖入者對著喬納森和總統的這幀合照微笑時，他看見自己黃黑色斷裂的牙齒倒映在相框的玻璃上。

他在房間裏走來走去，沒有看見任何他想收進口袋裏的東西，沒有什麼東西像水果型的香皂那樣有意思，最後他來到喬納森的桃心木書桌前坐下，桌上空無一物，只在右上方角落有個銅製檯燈和一張皮墊。書桌有六個抽屜。他一一檢查，翻出檔案，扔掉信件和記錄，他把東西丟了滿地，卻不知道他要找什麼。

左邊最下面的抽屜打不開。他拼命拉也打不開。他從靴子裏抽出刀子，想撬開它，結果長長的刀身都弄彎了。他咒罵著，朝反方向用刀子出力。然後站起來踢鎖住的那個抽屜，他猛捶桌面，使銅製檯燈掉在地上，露出了藏在它底下的東西，一把銀色小鑰匙。

他乾笑了幾聲。

用鑰匙打開抽屜，他發現四幀照片，立即拿到走廊，在燈光下端詳。這些照片上是打扮成學生模樣的女孩，穿著黑色短吊帶裙（幾乎露出整個大腿），裏面是白色襯衫。她沒有穿中統襪。

她的臉朝下，眼睛卻盯著鏡頭，彷彿注視著這闖入者。在照片上，她的表情顯得羞怯、天真、呆板。

他將那四張照片翻看了幾次，同時發出怪聲音，就像父母親晚上外出，兩兄弟待在家時，哥哥故意關掉電燈，裝出怪聲嚇人一樣。

那闖入者記得幾年前他闖入一幢房子，上了樓發現有名少女在床上睡覺，她房間有許多填充動物玩偶，牆上掛著搖滾明星的海報和貓咪的圖片，有個櫃子上擺了小瓶香水和古龍水，幾枝不同顏色的口紅，六種顏色的指甲油。她就睡在床上，沒有蓋毯子，身上是一件T恤和內褲（T恤上有米老鼠圖；內褲是白色棉質的），他挨近她的臉時，聞到她呼出的空氣有酸牛奶的味道。

他站在喬納森家的走廊上，伸出舌頭舔嘴邊的牛奶。

他回想著那女孩被他吵醒，看見他站在她身旁時，所流露出的眼神。他臉朝天花板，張

開嘴巴，口水從他左邊嘴角流出，滴在軍用夾克骯髒的領子上。

後來，他拿了幾瓶香水和一些化妝品，警方並未因這件事逮捕他。它不是使他鐐鑰入獄的罪名之一。他再看那四張照片一眼，身體微微顫抖，把它們收進左邊口袋，他把昨天在馬里蘭搭便車的十五歲女孩的手也放在那裏。

那闖入者在樓下房間進進出出時，想知道現在的時刻。他去了圖書室，面對中庭的暖房、臥室、另一間浴室。他沒戴手錶，因而不知道是何時進屋的。不過看那女主人的打扮，他們一定是去赴宴會。他想起碼要三更半夜才會結束。

他回廚房，看見微波爐上的電子鐘顯示，9:53。他閉上眼盤算著他們從宴會中回來之前，他還有多少時間。當他睜開眼睛，再看那個鐘，已經是9:54。他覺得好玩，再閉上，張開他的眼睛，但這次時鐘上的時間沒變，仍是9:54。他又試了兩次，然後離開廚房上樓去。

這次用跑的，一次踩兩個階梯，他喘著氣，覺得在這屋裏很刺激，期待今晚有七年了，現在終於來了，美夢成真，馬上就可以拿到屬於他的東西。他打開門，尋找……一個女孩，睡在到處都是填充玩具的房間，身上只穿著T恤和白色棉質內褲，她的呼吸有牛奶味，她充滿驚懼的眼神，會使看見的人心疼。

他找到主浴室，這是他見過最大、最豪華的浴室。一個大型、局部凹陷的浴缸上方有一

扇大窗，從那窗子可看見後院，可以一面泡熱水澡，一面眺望花園和石牆。

大理石平台上，有兩個洗手檯，上面有一面大鏡子。如果放點音樂，足以讓六對男女在這裏跳舞。

喬納森的毛巾整齊地掛在架子上，她的毛巾卻散置各處，在地板上，在浴缸邊，兩條手巾擺在她的洗手檯的大理石平台上。他知道那些是她的毛巾，因為他在毛巾上聞到她的味道。

他站在她的洗手檯前，從架子上拿下她的牙刷。他放了點牙膏在上面，想著不久以前這支牙刷還含在她的嘴裏，現在他用它來刷他的牙。他回想起有個住在拖車裏的女人看見他在用她的牙刷時，說：「媽的，我就是不要你用我的牙刷。」

他把玩著醫藥櫃裏的瓶瓶罐罐，又吞了幾顆他感興趣的藥丸。他把那些罐子、瓶子收進口袋裏，突然覺得他們漂亮的浴室索然無味。

他看見浴缸旁還有個門，不是他原先走進來那個門。這個門通到他們的臥房。

這臥房也很大。這屋子裏所有房間都有夠大的。這房間有個特大號的床，兩側有落地窗。這裏也有桌椅，牆邊排著櫥櫃和她那座有著橢圓鏡子的梳妝台。他在台邊坐下，搜尋她的化妝品，最後中意了一支口紅，他拿來塗在自己的嘴巴上，笑著他在鏡子裏的模樣。他在眼部塗上淡藍色眼影，又在他的鼻樑抹上顏色。雙眼塗上睫毛膏之後，他用眉筆畫了一小撮鬍子。